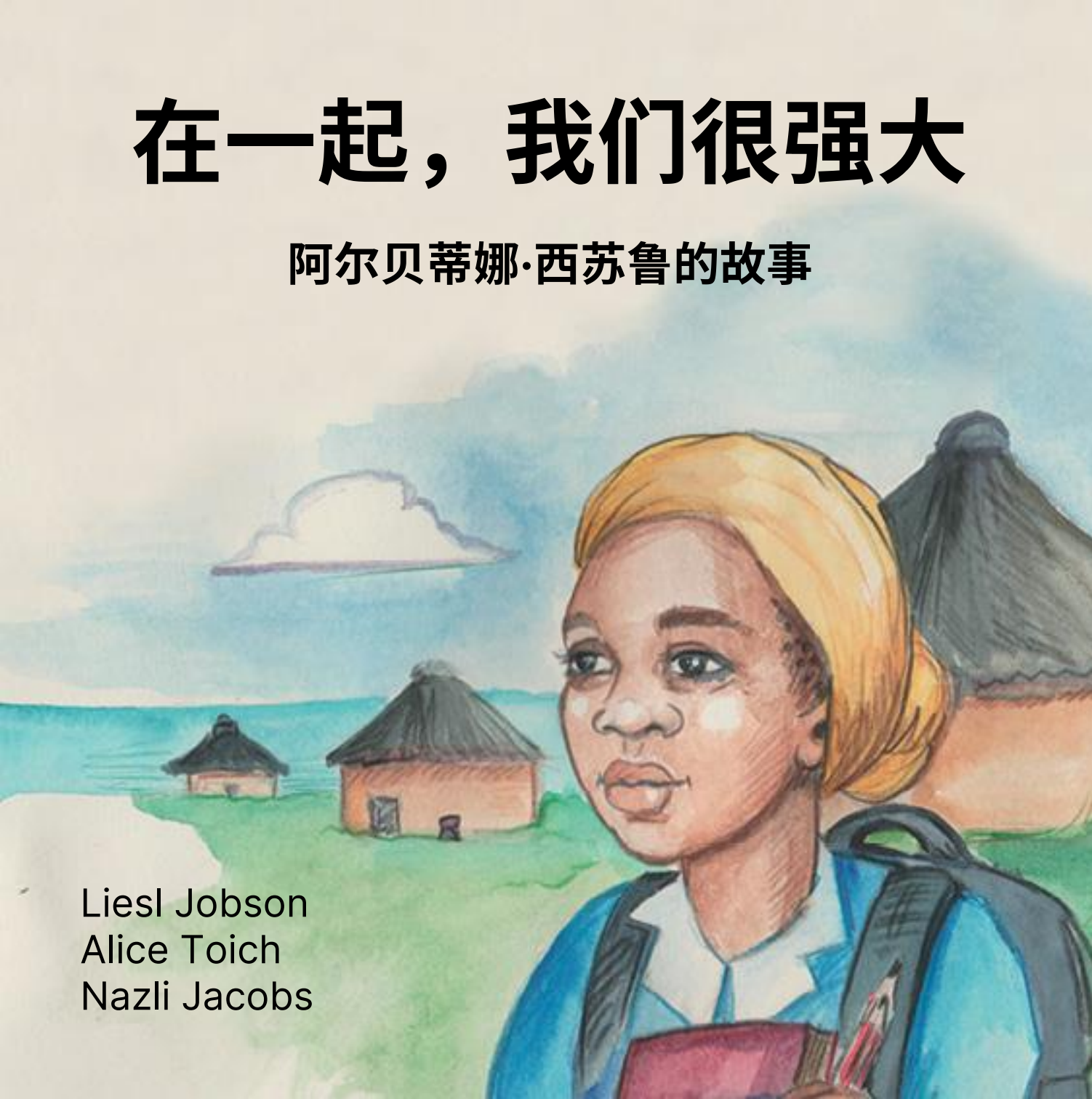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

阿尔贝蒂娜·西苏鲁的故事

Liesl Jobson  
Alice Toich  
Nazli Jacobs



# 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

阿尔贝蒂娜·西苏鲁的故事

这本书属于

---









# 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

阿尔贝蒂娜·西苏鲁的故事



Liesl Jobson · Alice Toich · Nazli Jacobs



一个严冬，土地上很多人都生病了。马莫尼卡齐的脸颊发烫，汗水从她的身上滴落。她想用冰冷的草贴在脸上降温。她用毯子捂着肚子，对肚里的孩子唱道：“坚强点，小家伙，冬天并不漫长。勇敢点，小家伙，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！”

晚上，婴儿有力的踢踹将她弄醒，她的肚子正咕咕地叫。她吃着锅里剩下的残羹，感到饥肠辘辘。

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，月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平更红。她呼吸急促。宝宝要出生了。产房阿姨给她揉了揉背，并准备好温水。当莫尼卡齐把她美丽的女儿抱在怀里时，她知道她是特别的，她会是一个战士。

这是何等的祝福！她的名字是平安。莫尼卡齐将是拥有所有祝福的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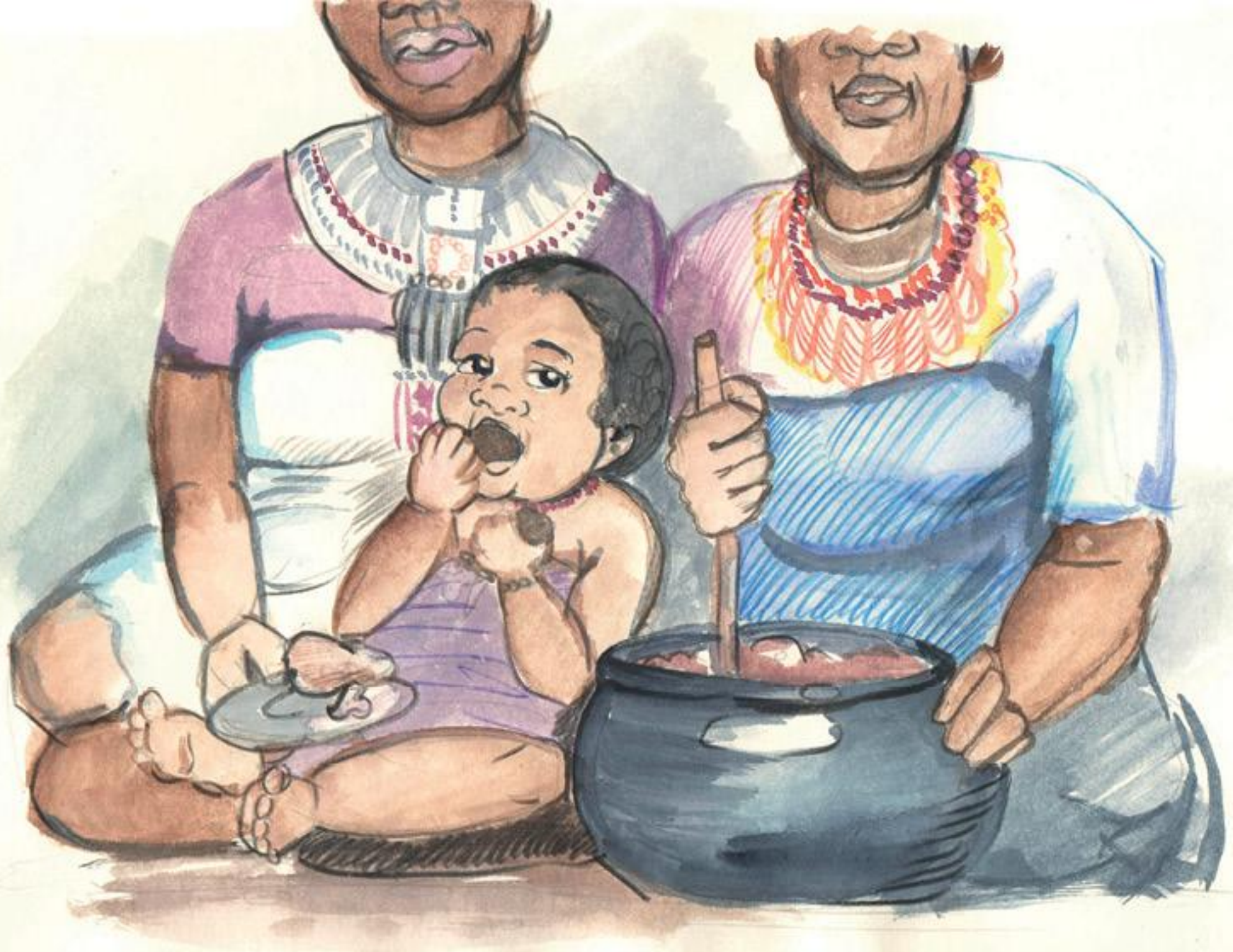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平安美丽又强壮，她有一双像纽扣一样的大眼睛。她爱她的哥哥麦肯吉。哥哥逗她笑，笑声传遍四方。安安在长牙之前就喜欢吃肉。她最喜欢的阿姨总在她的盘边上留一小份给安安。麦肯吉抓在妈妈菠菜南瓜地里乱刨的鸡。安安也逐渐长大，追上了他。

妈妈又生了两个儿子维拉皮和古达莱，和一个女儿诺米亚莱科。安安帮忙叠餐巾、洗衣服。她打扫房子、生火。当弟弟哭了，她抱起他，挠他痒痒，直到他笑起来。

她教他们唱歌：“坚强点，小家伙，冬天已经过去。勇敢点，小家伙，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！”





平安的祖父青骑威养马。他最喜欢诗诗，一匹毛色滑亮的黑色母马。当安安长大一些，祖父就把她抱到马鞍上。他强壮的手臂围着她，把缰绳穿过她的手指。

祖父教安安轻声同诗诗说话，用硬毛刷给她梳妆打扮。当安安抚摸诗诗光滑的身子时，安安低声说：“你是最美丽的生物。谢谢你让我骑在你的背上。”

圣诞节，安安的父親波尼利兹韦从矿场回家。安安坐在诗诗宽阔的背上，去公共汽车站接父亲。安安坐得笔直坐得很稳，她轻轻地握着缰绳。

波尼利兹韦为他的女儿感到十分自豪，这是安安在父亲脸上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。





在安安六岁生日那天，她去上学了。“你必须取一个英文名字，”老师说，但安安喜欢自己的名字。“为什么我要一个新名字？”她问。老师皱着眉头，大声念出一些名字：“阿达、艾格尼丝、阿尔贝蒂娜、安娜。”它们有什么含义？安安喜欢最长的那个名字。阿尔-贝-蒂-娜！这个名字有韵律。阿尔-贝-蒂-娜！这个名字有节奏感。阿尔贝蒂娜是一个你不会搞混的名字。

当安安表妹嫁给附近镇上一位英俊男子时，阿尔贝蒂娜被选为伴娘！婚礼前几周，她缝制了传统短裙，并在领子上串了闪亮的珍珠。安安母亲给了她一面白旗并说：“宝贝，你的责任很重大。”

在路的拐角，阿尔贝蒂娜挥舞着旗帜，让诗诗转身回去并带领大家从数英里外赶到婚礼现场。如果她犯错了，人们便会议论纷纷。客人们排成长队，他们边谈边唱，为诗诗和安安递上鲜花。





安安母亲经常生病，安安需要照顾家庭。在小学最后一年，安安是学校里最大的学生。她被选为女生代表，骄傲地佩戴着徽章。

安安最好的朋友贝蒂告诉她一场比赛的消息，她说：“你必须申请，你很聪明。”“奖品是什么？”安安问，她有些好奇。

“上高中的奖学金！”贝蒂说，“你必须申请，你一定会赢的。”

安安一直学习到蜡烛燃尽。她练习算术、拼写；她削好铅笔；刷好鞋子。第二天早晨，她在围场经过诗诗。诗诗发出嘶嘶声，踩着地。





测试开始了。安安手指微微发抖。算数很难。她嘴唇干了，她手抽筋了，但她仍然继续。“干得好，安安！”她的老师说。相关工作人员到了，把前两名学生叫到台上。“阿尔贝蒂娜得了满分，”他说，“但你太大了。奖学金要给……”

阿尔贝蒂娜忍住不哭。“这不公平，”贝蒂喊道，气得直跳，“这不符合规定！”阿尔贝蒂娜现在怎么上高中？她一路拖着身子回家。

老师写信给报社说明这个不公平的决定。天主教传教站的乔吃早餐时读到了这个故事。他用力地砸开鸡蛋，然后把报纸推到桌子对面的伯纳德神父面前。神父也不喜欢这件事。





很快阿尔贝蒂娜就有了奖学金。玛丽亚采尔在马塔泰勒附近，离柯洛比很远，但整个村庄都沸腾了。他们女孩要去上高中了。她让他们感到骄傲。他们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派对。妇女们酿着高粱酒，并点燃篝火。他们杀鸡、搅锅。阿尔贝蒂娜笑得脸都疼了。

她收拾好棕色手提箱，又擦亮了鞋子。在坐上去往马塔泰勒的大巴之前，她向诗诗告别。阿尔贝蒂娜刷了刷她的身子，抚摸着她结实的鬃毛。她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对着诗诗轻声说：“如果我迷路了怎么办？我会交到新朋友吗？那里离家好远。我还会聪明吗？”诗诗发出嘶嘶声，跺着地。





上学日每天在日出前就开始了。女孩们用冷水快速洗漱，在弥撒前打扫宿舍。牛奶粥总是不够；炖菜不如家里的好吃。但阿尔贝蒂娜努力学习，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打无板篮球。

放假期间，阿尔贝蒂娜在传教站工作。她在锌制搓衣板上洗衣服，在铜桶里煮床单，然后用绞干机把它们绞干。她在学校花园里锄草耕种，但又很想念她的家人。谁给兄弟姐妹讲有趣的故事？他们哭了谁给他们擦去泪水？谁会挠他们痒痒直到他们笑？

阿尔贝蒂娜喜欢教导她的修女们。她能成为圣姊妹吗？“但是修女没有薪水，”伯纳德神父说：“也许你应该成为一名护士？你学习时会有报酬。”





阿尔贝蒂娜坐火车去了约翰内斯堡。她买了一套漂亮的白色制服、一双新的海军蓝鞋子和一支闪亮的红色钢笔。一整天都有病人来医院。她用手指小心地清理伤口；她温柔地抱着老人；当婴儿哭泣时，她唱道：“坚强点，小家伙，冬天并不漫长。勇敢点，小家伙，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！”

有些晚上阿尔贝蒂娜工作到日出。她看着窗外，想到家人。孩子们饿了吗？他们去上学了吗？谁在骑诗诗？她想起深绿色的菠菜，她怀念大地的气息。这里没有菜园，马无处可去。

阿尔贝蒂娜从不参加派对。她节省了每一块硬币。她在休息日学会了打网球。嗖！咚！她把球打过网。她总是希望能多寄点钱回家。





沃尔特·西苏鲁是一个勇敢聪明的人，他梦想着南非的自由。他的灿烂笑容吸引了阿尔贝蒂娜的目光。他们一起走在城市的街道上。阿尔贝蒂娜纤细的手搭在沃尔特的手臂上，沃尔特希望阿尔贝蒂娜成为他孩子的母亲。

婚礼当天，鲜艳的丝带装饰着班图男子社交中心。阿尔贝蒂娜的长裙有一圈花边。许多朋友为他们特殊的日子祝福。阿尔贝蒂娜在小花园里种了花。一年内，麦克斯出生了，阿尔贝蒂娜成为了母亲。有一天，人们会称她为国母。

麦克斯有着他母亲的黑色的纽扣般的眼睛和他父亲的圆下巴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。阿尔贝蒂娜想为一个新的南非而奋斗，这样麦克斯就可以获得自由。当他哭的时候，她唱道：“坚强点，小家伙，冬天并不漫长。勇敢点，小家伙，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！”





半夜警察来了，疯狂地砸门。阿尔贝蒂娜骂那些把她房子砸了的人。“你们真粗鲁！”她说，“把泥巴带到我家里。”

清晨，阿尔贝蒂娜最喜欢的花碎落在他们的脚印下。她想起自己在柯洛比的菜园里赶鸡的事儿，并开始重新种植自己的花园。她知道，大地会恢复往常。

她支持自己的丈夫，他保守很多秘密并躲避着警察。





阿尔贝蒂娜加入了妇女的行列，组织了前往比勒陀利亚的游行。妇女拒绝使用通行证。她们大声说道：“你们打一个女人，你们就撞上一块石头！你们打一个女人，你们就撞上一块石头！”

沃尔特被捕后的日子很艰难。他在罗本岛被判入狱26年。阿尔贝蒂娜也曾多次入狱。她常常感到害怕，常常感到孤单。

但即使是在最漆黑的夜晚，她也能透过牢房的窗户看到一丝月光。她唱起妈妈马莫尼卡齐在她出生前唱的那首歌：“坚强点，小家伙，冬天并不漫长。勇敢点，小家伙，在一起，我们很强大！”





